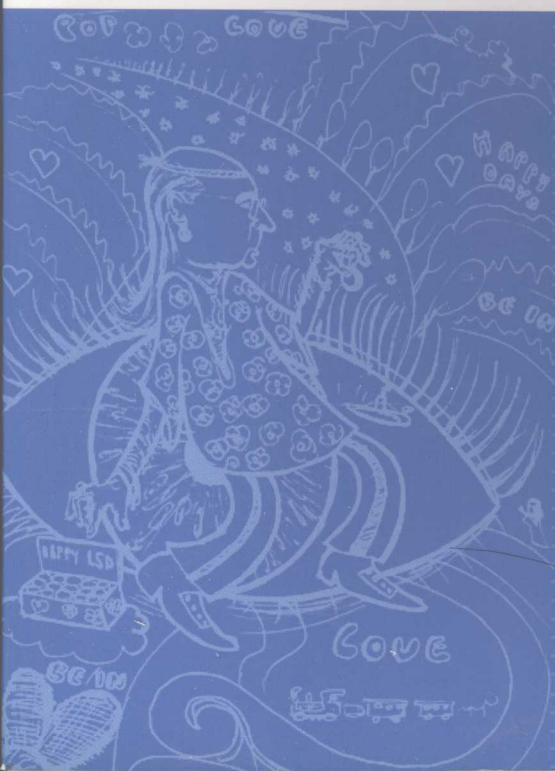


借

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

对致幻药物和神秘主义的
科学反思

阿尔伯特·霍夫曼 著
沈逾 常青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LSD——我那 惹是生非的孩子

对致幻药物和神秘主义的
科学反思

阿尔伯特·霍夫曼 著
沈逾 常青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LSD: 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 对致幻药物和神秘主义的
科学反思/ (瑞士) 霍夫曼著; 沈逾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303-06733-7

I. L… II. ①霍…②沈… III. 麻醉药-研究 IV. R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009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148mm×210mm 印张: 6.375 字数: 128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作者自序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不情愿说出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不但与日常现实不一致，而且违背合理的解释。这些并不是发生于外界的特殊事件，而是发生于我们内心的事情，通常被当成想象的虚构而淡忘，不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陡然之间，我们周围熟识的景象变成了一种令人奇怪、愉悦或吃惊的样子：它在全新的光华中被展示给我们，呈现出特殊的含义。这样一种经历既可能印象肤浅如清风而过，也可能铭心刻骨存于我们的脑海中。

在我童年时代，有一次这种神奇的体验，至今栩栩如生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发生在五月的一个早晨——我忘了是哪年——但是我仍能指出它发生的准确地点，那是在瑞士的巴登(Baden)城以北通往马丁斯堡(Martinsberg)的一条丛林小径上。我漫步于那充满鸟语、被晨光点亮的鲜绿的树林中，骤然间，周围的一切显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清晰的光亮，这种光亮难道我以前真的没有注意到吗？我是否突然发现了这个春天的森林的本来面目？它直指我的内心，放射出最美丽的光耀，好像它要把我拥抱在其宏伟庄严之中。我内心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愉快、和谐和极乐的安全感。

我不知道我站在那儿被迷住了多久，但是我记得当这光耀渐渐消退后我所感到的不安。我继续徒步行进：这个

视觉怎么会如此真实和肯定，如此直接和深切地感受到呢！它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当洋溢的欢愉驱使我时，我怎样告诉别人这一体验呢？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言辞能描述我所见到的一切。好像很奇怪，孩子能见到的这类奇异的事情，大人们则显然不能觉察，因为我从来没听他们提及过。

当我还是孩童时，我有好几次在森林中和草地上漫步时都体验到了这种深深的幸福愉悦感。这些体验形成了我的世界观轮廓，使我坚信有一种奇妙的、强大的、深刻的现实隐藏在日常的景象之中。

那个时期，我常常为此烦恼，想要知道当我长大成人以后，是否还能有这种体验，是否能有机会用诗或画来描写我的视觉。但当我明白自己没有当诗人或艺术家的天赋后，我想我必须把这些体验留给自己，因为它们对我很重要。

未曾想到、但又并非偶然的是——后来在我的中年时期，我的职业与我童年时代的那些神奇的体验又建立了联系。

因为我想对事物的结构和本质进行深入的探究，我成为了一名化学家。因自小就对植物世界有极大兴趣，我选择了研究药用植物的化学结构这一领域。在职业生涯中，我被引导到与具有精神活性和幻觉诱导作用的化合物打交道，这些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唤起类似于刚才描述的那种自发性体验的神奇状态。这些致幻物质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 LSD。作为在科学上令人很感兴趣的活性化合物，致幻剂已经在医学、生物学和精神病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后

来，特别是 LSD 也曾在吸毒者的圈子里广泛传播过。

在研究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文献时，我注意到神奇的体验极具普遍意义。它不仅在神秘主义和宗教史中，而且还在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创造过程中扮演极重要角色。更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神奇的体验，尽管多数人不能认识到它们的含义和价值。但那种像我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神秘体验显然并不鲜见。

如今有相当多的人试图获得神秘体验，以产生洞察力的突破，进而得到比理性的日常意识更深刻、更全面的现实。人们以不同方式试图超越我们的物质化的世界观，不仅通过信奉东方宗教活动，而且还通过职业精神病医生的帮助去达到。后者采用这种深刻的精神体验作为一种基本治疗原则。

我和许多当代人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广泛存在于西方工业社会各个层面的精神危机，只能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来治愈。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人和环境是分离的这种物质主义的、二元论的观点，转向一种包含各种现实的全新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体验的自我，即人们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充满生机的自然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统一。

因此，任何能贡献于这种根本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知觉的方法都应当得到最热切的关注。LSD 具有这样的医学用途，它通过帮助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的病人去了解其症状的真实含义。

与自发的神奇体验相反，由 LSD 和相关的致幻剂引起的神秘体验的人为的激发，具有不应低估的危险性。治疗者们必须考虑到这些物质特有的效应，即它们具有影响我

们的意识状态的最内在本质的能力。LSD 从发现至今的历史已充分显示因错误判断其深刻的效应和错将其当成欣快药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特别的内在和外在的准备是必要的，有了这些准备，LSD 实验就能成为有意义的体验。而错误和滥用已经使 LSD 变成了我的惹是生非的孩子。

我盼望通过本书能够描绘出 LSD 的全貌，即它的起源、它的效应和它的危险，以防止这个不同寻常的药物日益增多的滥用。我由此希望强调与 LSD 的特性相一致的可能的用途。我相信如果人们能更明智地学会利用 LSD 的视觉引导能力，在适当条件下与医疗实践和幻想相结合，那么将来我这个惹是生非的孩子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

英译者序

有关 LSD 的发现已有大量英语著作出版，但不幸的是，没有一本是完全精确的。在这里，LSD 之父终于详细描述了他的“惹是生非的孩子”的历史和他作为研究化学家的长期的、硕果累累的职业生涯。实际上，这本书是关于致幻剂时代的诞生的内部故事，而且无可否认，我们所见的是对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的极坦率的个人感悟，这一发现对人类的重要性即将显现出曙光。

超过其历史价值的是这部著作的巨大的哲学上的重要性。从未有一位化学家，一位在物质论的学科方面的专家，深入到如此具有神秘的、超越本质的世界观。

LSD、赛洛西宾(即裸盖菇素)和其他致幻剂确实像阿尔伯特·霍夫曼断言的那样，构成了唯物论理性大厦的“裂痕”，探索甚至加宽这些裂痕对我们都是有所裨益的。

作为作家，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对致幻剂感兴趣的美国读者能通过这本书接触到美国读者不熟悉的优秀作家盖尔帕克(Rudolf Gelpke)、扬格(Ernst Junger)和沃格特(Walter Vogt)的作品。除了有名的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华生(R. Gordon Wasson)之外，其他英美作家的致幻剂体验都远没有像他们那样杰出和雄辩。

这一英译本是在霍夫曼的认真关照下进行的，这使得我的工作更加简明而愉快。承蒙华生审校有关 LSD 的“墨

西哥亲戚”和“牧羊女玛丽亚的叶子(Ska Maria Pastora)”的章节，以保证精确的翻译和贴切的风格。

本书的中两章，即“LSD 的起源”和“LSD 体验与现实”，是霍夫曼于 1978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在旧金山的国际会议“迷幻剂、巫术与现代生活”上宣讲的论文。作为大会文献的一部分，第一章已在《心理致幻药物杂志》(Journal of Psychedelic Drugs)1979 年第 11 卷 1~2 期上发表。

乔纳森·奥特(Jonathan Ott)

于华盛顿州瓦兴岛(Vashon Island, Washington)

中译者前言

《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是一本在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中掀起巨大波澜的、以一项科学发现的真实故事和由此对致幻药和神秘主义的科学反思。其作者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Albert Hofmann, 1906—)是瑞士有机化学家。他早年在瑞士山道士(Sandoz)制药公司对麦角(黑麦上的一种真菌)药用成分的研究中,成功地制出了许多至今仍为临床应用的有效药物,但是他最有名的工作是1938年合成的第25种新麦角酸化合物:麦角酸二乙酰胺,简称LSD,5年后他意外地发现了LSD独特的致幻效应。

有致幻性质的药物在人类生活中并不罕见,世界上许多古老文化都有用迷幻药的历史记载,它们几千年来都是当地古老医疗活动和神圣宗教仪式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实验生理学和药理学的飞速发展,使从植物中提取药用活性成分及合成新药成为可能。20世纪初第一次合成的致幻性物质是墨西哥神圣仙人掌中的仙人球毒碱,但是由于没有能证明其医学效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家斯托尔医生(Walter A. Stoll)对LSD的幻觉效应发生了兴趣,他和志愿者及精神病人对LSD进行了一系列自体试验,并于1947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这些实验结果,显示了LSD的非同寻常的精神效应和可能的临床应用,由此在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世

纪 50 年代初，山道士公司本着审慎的原则为研究人员提供 LSD，在十多年不间断的研究中表明，LSD 在精神病学、心理学、药理学、神经病学及大脑研究中都是具有潜力的、开创新方向的重要辅助药物，这种多学科的研究结果也为新的学科“意识药理学”奠定了基础。

LSD 虽然有致幻作用，但是和毒品麻醉剂不同，对精神和身体没有副作用，也无成瘾性，由于其对精神的极高活性和专一性，在服药前必须作全面的个人及环境的内外准备，服药期间也需医学监督，否则易出事故。尽管如此，不幸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这个有科学前景的 LSD 还是被卷入了社会上迷醉剂狂热的风潮，席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尤其在嬉皮士和毒品圈子中的流行使 LSD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使用达到顶峰，揭开了西方致幻剂时代的一幕。虽然 LSD 的特性没能使其在毒品圈子里受宠多久就被遗弃了，但是这种滥用造成的事故和坏名声使得 LSD 这个很有前景的药物成为霍夫曼博士的“惹是生非的孩子”。

作为 LSD 之父，霍夫曼博士于 1979 年出版了《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一书，他以一位化学家的严谨求实的态度，全面地详述了 LSD 的起源、效用以防滥用。他如实地描述和分析了西方的 LSD 非医学使用的泛滥和夸张的通讯报导等造成的恶果，也描写了因发现 LSD 之故而引来的对墨西哥原始部落使用的有致幻性质的神圣植物的化学性质的研究。霍夫曼博士以一流科学家的敏锐感、探究欲和高超的专业技能，很快发现了这些致幻物质的秘密，原来这些使墨西哥印第安人几千年都相信上帝存

在于中的神圣药物的化合物，不仅在精神效应上，而且在化学结构上都与 LSD 密切相关。

为了探寻与神秘主义和宗教相联系的神秘药物的使用，霍夫曼博士还与著名的美国真菌学者华生(R. Gordon Wasson, 1898—1986)等一行深入到墨西哥印第安地区，他的生动详细的描述使得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及西方对墨西哥神圣草药的探寻跃然纸上，成为对这方面研究的珍贵的史料。

虽然这些致幻性化合物能在烧瓶中合成了，但是霍夫曼博士认识到它们的效应还不能被解释，只能描述。在此书中，他摘录了对 LSD 等致幻药的各色各样的真实体验，这些有不同背景的试验者是想要探索和体验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人，这些试验也揭示了 LSD 体验所反映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是和人的意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

但是霍夫曼博士未能满足只从自然科学角度对致幻药化学结构和药性的了解，他还从其他领域探索幻觉物质所揭示的本质。在此书中，读者们有幸能接触到他由对致幻物质的兴趣而结识的西方有影响力的学者、作家、思想家和诗人，如盖尔帕克(Rudolf Gelpke, 1928—1972, 瑞士伊斯兰学者)，厄恩斯特·扬格(Ernst Junger, 1895—1998, 德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 英国作家)，瑞士精神病学家和作家瓦特·沃格特(Walter Vogt, 1927—1988)。作者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善于艺术创造的思想大师们对致幻剂的真实体验，揭示了许多人从 LSD 实验中获得的对更深层现实的体验，不但和许多自发的神奇体验类似，而且也许多宗教，艺术和科学上的神秘感悟类

似，以及他们对由致幻剂引起的各类问题进行探讨的第一手真实资料。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霍夫曼博士在对 LSD 和其他幻觉药的研究中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他从 LSD 实验中认识到了人的现实意识的多面性和对社会、神秘主义本质，科学和哲学的深刻思考。他尖锐地指出了 LSD 之所以被滥用的社会根源——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工业化和增长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对自然的疏远，对毫无生气的工作环境的不满，在富足社会中的无聊，没有目标及人生意义的哲学等原因。这些也是西方嬉皮士风潮的起因。他由此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西方社会那种把人和世界对立的现实概念的根源和由此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滥用和破坏。他认为如果不治愈这种西方式的现实观念，现今所有的想用外在的保护性的手段来改善上述破坏的努力都是无希望的、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意味着更深层的包含自身现实的存在体验。他疾呼：今天所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去重新体验人与大自然的融合。

霍夫曼博士在其对幻觉性药物的丰硕的研究生涯中，在其探寻真理精神的过程中，以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西方的人与自然分裂的现实观的危害和改变这种观念的急迫性。在他 100 岁生日之际，他希望把他的书《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

当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之时，当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面对理性的、物质性的西方文化时，当中华民族的秀丽山河受到西方科学技术的挑战之时，霍夫曼博士在其百年人生之中的最深感悟，这种人和自然和谐的全面现

实观，和他这本记载他这个发现过程的真实历史故事难道不令人深省吗？

《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一书涉及了化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植物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及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等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各行专家鼎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译者虽力求准确，但疏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另重要人物和事件等处加有注释以便阅读。

沈 逾

2006年2月9日

目录

作者自序/1

英译者序/1

中译者前言/1

第1章 LSD的起源/1

1.1 初期的化学探索/2

1.2 麦角/4

1.3 麦角酸及其衍生物/9

1.4 LSD精神效应的发现/12

第2章 LSD的动物实验和生物学研究/19

2.1 LSD的毒性有多大/20

2.2 LSD的药理性质/22

第3章 LSD的化学变构/24

第4章 LSD在精神病学的应用/29

4.1 首次由精神病医生进行的自体实验/30

4.2 LSD的精神效应/37

第5章 从药品到迷醉剂/46

5.1 LSD的非医学使用/46

5.2 山道士公司停止提供LSD/52

5.3 LSD非医学实验的危险/55

5.4 精神病样反应/56

5.5 黑市上的LSD/60

5.6 莱雷博士的事例/62

5.7 与莱雷会晤/65

- 5.8 在灵魂的宇宙中旅行/68
- 5.9 随风起舞的灵魂/69
- 5.10 心灵深处的魔掌/72
- 5.11 一位画家的 LSD 体验/74
- 5.12 生灵的欢乐之歌/80

第 6 章 LSD 的墨西哥亲戚/86

- 6.1 “神圣蘑菇”/86
- 6.2 赛洛西宾和赛洛欣/98
- 6.3 与赛洛西宾一起在灵魂的宇宙中航行/100
- 6.4 神奇的喇叭花籽/103
- 6.5 在马萨特克地区寻找神奇植物/110
- 6.6 骑行于赛拉马萨特克地区/110
- 6.7 蘑菇仪式/121

第 7 章 来自于厄恩斯特·扬格的光芒/126

- 7.1 我所知道的厄恩斯特·扬格/126
- 7.2 使用药物的矛盾/137
- 7.3 一次服用赛洛西宾的实验/142
- 7.4 另一次 LSD 体验/149

第 8 章 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会晤/151

第 9 章 与诗人医生瓦特·沃格特的通信/157

第 10 章 形形色色的来访者/167

第 11 章 LSD 体验与现实/173

- 11.1 各种各样的现实/173
- 11.2 秘密和神话/178

第1章 LSD的起源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运气仅赐与那些有准备的人。

——路易斯·巴斯德

我常常听说或读到 LSD 是偶然被发现的，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LSD 诞生于一项系统的研究项目，而那个“偶然发现”却是很晚以后才发生的：在 LSD 被合成五年之后，我碰巧经历了 LSD 对我自身，或更准确地是对我精神上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效应。

回首我的职业生涯，追溯那些有影响的、并最终将我的工作引向合成 LSD 的事件和决定，我发现最关键的一步是在我完成化学专业学业之后的职业选择，如果这个选择是不同的，那么这个闻名于世的化合物(LSD)可能永远不会被合成。为了讲清 LSD 起源的故事，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自己作为化学家的职业生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929 年春天，在完成了苏黎世大学化学专业的学业之后，我进入了位于巴塞尔(Basel)的山道士(Sandoz)公司的制药化学研究实验室，成了阿瑟·斯托尔(Arthur Stoll)教授的同事，斯托尔教授是这个制药部门的创始人和主管，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位是因他给我一个研究天然产物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巴塞尔的另外两家化学公司愿提供给我